

# 顏如舜華

「诗词里的草木风华」

《诗经》植物记

◎冯娜……著

◎南穀小莲……绘

江西美術出版社  
全國百佳出版單位

《诗经》中这些草木有机的诗性之美无一派天然之韵，

志态盎然。对自然万物的审美活脱天然，说情说理也

说出了新境界，不愧为今人一流爱情诗。德政文苑之

必也



（诗经）三韵草木风孕

官方天猫二维码



官方微信二维码



ISBN 978-7-5480-7334-5



9 787548 073345 >

定价：76.00 元

「诗词里的草木风华」

# 颜如舜华

《诗经》植物记

◎冯娜……著

◎南毅小莲……绘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颜如舜华：《诗经》植物记 / 冯娜著. -- 南昌：江西  
美术出版社, 2019.10

(诗词里的草木风华)

ISBN 978-7-5480-7334-5

I. ①颜… II. ①冯…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②  
植物—介绍—中国 IV. ①I207.222②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7545号

---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

出品人 周建森

责任编辑 李伍强 廖 鹏

责任印制 谭 勋

书籍设计 梅家强 朱 燕 胡文欣 

## 颜如舜华

《诗经》植物记

冯娜 著 南穀小莲 绘

---

出 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 编：330025

电 话：0791-86565770

网 址：www.jxfineart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0

ISBN 978-7-5480-7334-5

定 价：76.00元

---

2013年夏末，我的祖母过世，落葬于松柏茂密的滇西北山间。当参加葬礼的人群散尽，空旷的山间便只剩下新砌的坟茔和环抱着它的茂密草木。雨季的草木有一股“占山为王”的骄蛮之气，晚风吹进苍郁的松林，松树枝丫相互拍打，形成一条在空中盘旋、涛声绵密的河流。我踩着没过小腿的草山走，抬头看看高处那些松枝长出的结团的松花，突然感到被这些无声的植物安慰着，仿佛我们彼此倾听，却无须诉说。

院子里的柿子树也挂满了青涩的果实，祖母生前常常坐在一片树底下的阴凉里。没来由地想起归有光在《项脊轩志》里所写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种由植物沉默寄放的哀思，读来尤为痛切，感人至深。的确，这些时候，植物像是我们近旁的一个亲人，它在风中向你颌首，在阳光下替你遮阴，在时光中为你转述那些消逝和长驻。

人类与植物的牵连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血亲”，回溯到我们的祖先那里，无论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还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无论是灞桥的折柳相赠，还是屈原关于香草美人的譬喻；无论是重阳登高茱萸遍插的怀思，还是宋时女子争化梅花妆的风尚……植物都被赋予了人的情思和魂灵，“有血有肉”地生长在人们的

生活中。

植物更多地以具体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高山峡谷、广阔田野、小区绿地、菜市场的摊位上……有些被我们熟知，像家里的老邻居；有些辨不出名字，像那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它们在属于自己的地界上生根、长叶、开花、结子，我们亦可以通过它们的“相貌”和“脾性”理解我们共同生存的这颗星球一星半点的“身世”。比如，只有在几乎全年皆夏的热带才会盛产橡胶、可可等作物。反过来，在蕨类植物化石上我们可以推测在远古时期该地曾是热带多雨的气候，且生长有高大的松石类植物。

每一种植物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无论他们有多么不起眼，都怀揣着各自成长的故事和秘密。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曾说：“当你从头到尾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读懂了上帝和人。”这与东方禅意的“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有着异曲同工的意涵。

离开老家时我陪父亲重新去买了一棵桂花树，从前那棵死于春天的施肥过度。父亲刨出了干枯的根茎，将新买的树连泥土一起深深埋入花缸，树枝上的一些花瓣被弹落下来，细米粒一般，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事如此，植物如此，我们共同经历着时间的淬洗，然后完成各自的命途和轮回。

回到广州，阳台上的芦荟和屋子里的绿萝依旧葱茏。一个多月的焦渴并未使它们委顿，植物的默然坚忍让人感慨。我感到，我应该写下它们，虽然草木有本心，经由我们描摹的植物“小传”，并不能让它们的花期延长一天，也不能让它们的枝叶更加繁盛，但，它们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

# 目录

Contents

荏苒留香 001

北方之杨 004

采贝母兮思故国 007

采兰而佩 010

四叶草的前世今生 012

苍耳绵绵 015

苕楚之祛魅 017

歌者的茱萸 019

椿树椿树奈若何 021



贻我来牟 023

栝楼点灯 026

冬葵的时令 029

首如飞蓬 031

首阳可采苓 033

枸杞的前世今生 035

东门之椒 038

静静的白桦林 041

日食下的灰菜 044

视尔如蒺 047

山有荆 049

韭菜之味 051

山有蕨薇，吃还是不吃 053

凯风自南 056

苦楮的诗 058

终朝有蓝 060

丘中有李 063

蒹葭苍苍 066

吃萝卜，不长怨妇 069

落梅如解意 071





蔓菁 074  
 蔓菁无用 076  
 菅草白华 078  
 木瓜之礼 081  
 墙有茨 084  
 楸树离离 086  
 如胶似漆 088  
 古有莎草 091  
 年年知为谁生 093

诗经如新，苕菜如故 096

著草之下 099

食野之蒿 101

世上哪有葛缠树 104

北山有桤 106

芹之云梦 109

舜华且美 111

山有乔松 114

美哉，少年 116

桃，人间芳菲色 119

共生 122

牡蒿的苦心 125

忘忧草 127

旋花其野 129

异乡人的小米 131

但见游龙 133

桑榆之晚 135

郁金香酒 137

桧楫松舟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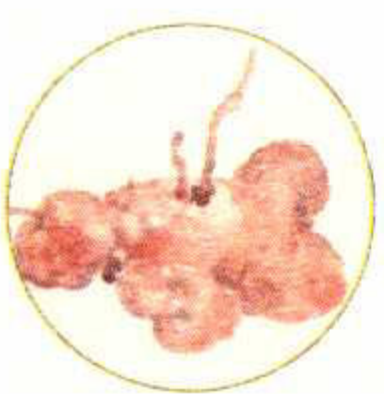
四月远志 141

藻密行舟涩 144

柞木葳蕤 146

柘树的寺 148

山有榛 150



## 荏苒留香

也许正是这样的绵延相续，像时光一样『荏苒』不歇吧。于是，我们得以一边吃着苏子叶，一边感叹着光阴虽仓促，又处处留香。



伴随着大范围的雨雪天气，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到来了，连身居岭南的人都一边瑟瑟发抖一边纷纷议论应该实行冬季供暖。年关也近，大家开玩笑说，街边花市的花都已冻傻，含苞而不放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却又该新桃换旧符了。今人多感叹时光荏苒，殊不知“荏苒”二字既可形容时光倏忽消逝，也可描述植物柔弱的样子。在早前，“荏苒”还特指一种植物——白苏，也就是我们通常食用的苏子。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诗经·小雅·巧言》），“荏染”，就是“荏苒”，柔弱的草木。这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长着有锯齿的椭圆形叶片，茎秆是空心的方形。叶子可以直接生吃，散发出清香的气味。它的种子通称为“苏子”，也叫作“白苏”，像芝麻粒那么细小的浑圆颗粒，可以用来榨油。

《巧言》是一首讽喻诗，痛斥了谗言惑乱的小人，也表达了作者对周王为谗言所惑的激愤。“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周王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谗

荏染柔木君之樹之  
小雅巧言  
平水禪言南穀小蓮



言，导致了祸乱，实在是让人痛心不已。“荏染柔木”好比白苏和佳木，它们才是具有君子之德的贤能象征。在古代，白苏是良草，不仅因枝叶芬芳可食，更是因为它们需要“君子树之”。正直的良臣和亲信，需要君子自己栽培和倚重，不能只被口蜜腹剑之人迷惑和利用。

说起白苏的栽培，倒是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农人会在田埂地角撒下苏子种子。差不多齐腰深的白苏长得很整齐，夏天开出碎米粒一样的白色小花，晚风中经过都会闻到一股清新的香气。要是摘下几片白苏叶，那香味就会长久地弥散在空气中。待到秋后，田里的庄稼被收割完毕，苏子就剩下干枯的茎秆和成熟的果实。人们砍下它的整棵植株，晾晒后轻轻一磕，圆圆的小粒苏子就会掉落出来。在我老家，人们会把苏子炒熟，镶在糖糕上，一口咬下去，干脆可口，香得不得了。而苏子叶的吃法就更多了，摘下来炒田螺、吃鱼生海鲜或者腌成咸菜。

在追述周始祖后稷丰功伟绩的《诗经·大雅·生民》中，“荏”也出现过，“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后来有人简单地把“荏菽”解释为大豆，认为是描写大豆茁壮茂密的样子，但我觉得这里的“荏”和“菽”，是分别指苏子和大豆，苏子也是一种古老的植物，也拥有悠久的栽培史。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在温带可以广泛种植。在苏子生长过的地方，由于籽实成熟后自行掉落，第二年往往会会长出新的植株来。

也许正是这样的绵延相续，才能像时光一样“荏苒”不歇吧。于是，我们得以一边吃着苏子叶，一边感叹着光阴虽仓促，又处处留香。

# 北方之杨

需要天长日久等待的人往往是不会如期到来的，若是能排除千难万险赶来见你的人，他的焦心应该不需要星沉月落作为约期。



等待，是一个迷人的字眼，不管是殷殷等待归人还是渴慕着未知的旅程，都摇晃着不确定的情思。等待者也许心意笃定，也许内心忐忑、焦虑、失落，写在纸上，那得是满满几页内心戏啊。如此这般，“等待”必然是文学艺术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不要说《等待戈多》这样的本身以“等待”为名的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卡萨布兰卡的咖啡馆、一直在吃快过期的凤梨罐头的男主角（《重庆森林》）……哪一个桥段都充满了等待的张力。

中国古典文学中，我印象最深的关于等待的故事出自《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人们认为它讲述了一个抱信而死的信义故事，我则觉得这简短的篇幅中省略的等待故事更为激烈，复杂又纯净。试想尾生在漫长的等待中，水渐渐漫上身来，他的内心一定有过挣扎、恐惧和绝望，但有什么比违背誓约更可怖呢？于是，他继续等待……为何抱柱？柱子是在那个特定的空间中相对恒定的事物，它确立了等待的坐标，也是此时的信靠。《诗经》中的等待亦是如此，“东门之杨，其叶泫泫。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诗经·陈风·东门之杨》），我在东门外的白杨树下来等你，等到黄昏，启明星亮。白杨树是



没有脚的，它站在那儿，我就站在那儿等待着你。

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就会心生惆怅。需要天长日久等待的人往往是不会如期到来的，若是能排除千难万险赶来见你的人，他的焦心应该不需要星沉月落作为约期。

说到白杨树，我也心有戚戚。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做驻校诗人期间，公寓窗前就是两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我之前的数位诗人，包括我都写过它绿荫招展、黄叶飘拂、寒冬里露出干净的枝干。岁月轮转，只有它承受日月洗礼，岿然不动。“东门之杨，其叶肺肺”，西窗之杨也是如此，它比人心更为稳定而持久，它不等待也不祈望。我经常坐在它面前，看书写作，给远方的朋友写信，等待着诗神的青睐。冬天，天会迅速地黑下来，看不见启明星，想不出会有前来敲门的人，也没有任何约会要赶赴。我打开房间的灯，树影斑驳落在窗棂，想象那些站在树下等待着谁人的心情。有多少人会像尾生任由大水漫上脖颈，又有多少人会一坐到天明？

白杨树长在北方大地上，它汲水能力极强。有一次和朋友们坐火车飞奔在新疆广大的荒漠戈壁中，一位朋友幽幽叹息说，看到白杨树就想回家，他跟随父母工作的兵团在新疆长大。他说曾经有过兵团驻扎的地方就会围种着白杨。人已去，树犹在，它们还在等待，这比人心辗转反侧更为动人。



## 采贝母兮思故国

「我行其野，芄芃其麦」，这是暮春的景象，山岗上的贝母在这个时节应该抽出了新茎，它是否短暂地安慰了许穆夫人呢？这真是一个美丽而哀伤的谜。



湿漉漉的梅雨季夹杂着焖锅似的回南天，周围的咳嗽声不绝于耳，感冒病毒大有横行肆虐之势。各类药方偏方也开始流传：盐蒸橙子、川贝炖雪梨、川贝枇杷膏、蜂蜜渍萝卜……川贝母的出现频率很高，想来是润肺止咳、清热化痰的神物。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以前一直认为贝母是一种海洋动物。贝母嘛，听起来就好像贝壳牡蛎一类的东西，何况干贝母看起来真像奶白色小扇贝。事实上，贝母是多年生的百合科草本植物，入药的部分是植株的鳞茎。

“形如聚贝子，故名贝母”。古人确实也是用象形来命名此物，由于产区不同，药性不一，用于内伤久咳的主要是川贝母，今人多用川贝治疗呼吸道方面的疾病。而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已经使用贝母镇定和治疗抑郁。那时候贝母叫作“蠃”（盟音），怎么样，虽然生僻，但看起来是不是也能意会而秒懂？贝母粒像僵死的壳类虫子。“陟彼阿丘，言采其蠃”，在《诗经·国风·邶风·载驰》中忧心忡忡的女子登上高山采摘贝母，来平息内心的焦灼苦痛。然而，这可不是一首简单伤春悲秋的闺怨诗，它是一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國風鄘風載馬也  
平水禪舍南穀小蓮



个亡国的夫人想要奔赴吊唁而不得的哀痛之作。

据考，《载驰》的作者是姬姓的许穆夫人，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被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所收录的她的三首作品，均可看出她并非普通人家的女儿，也全然不是一个只有闺阁庭园之叹的小女子。从卫国远嫁到许国，她怀着对家乡的思恋，听到宗国危亡的消息，内心震动，“载驰载驱”，也要赶往娘家吊唁。然而，这也不是普通的丧葬吊唁，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角逐，这其中的艰难已经超越了悼亡的人之常情。国破家亡，却是自己回不去的家和他姓的宗国。历史虽然记录了这位辗转难息的女诗人，但她被称为“许穆夫人”，是许国穆公之妻，我们甚至无法考证她在卫国时的芳名。古代的女性是位卑言轻的，加之政治环境复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就是许穆夫人的处境，她心急如焚，却又无法返回祖国。但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位女性的勇敢和非凡，“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你们那么多的思虑怨尤，不如让我亲自回乡去看一看啊。这沉痛不止是登高采摘贝母的无奈和孤苦，更充满了救亡的忧心和抱负，虽是女子之诗，却自有一种英雄气概。

那么，许穆夫人到底有没有回到卫国呢？诗中没有交代。史料记录中这位极具主张和刚烈情性的女诗人三十几岁便离开了人世。“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这是暮春的景象，山岗上的贝母在这个时节应该抽出了新茎，它是否短暂地安慰了许穆夫人呢？这真是一个美丽而哀伤的谜。